

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、二、四等

李 荣

《切韵》系统群母限于三等，一、二、四等无群母。^①（《广韵》二等有三个群母小韵，就是平声山韵“𪔐，跪顽切”，上声蟹韵“𪔐，求蟹切”，入声麦韵“𪔐，求获切”：这三个小韵都不见于宋跋本王仁昫《切韵》。）我们根据现代方言的对应关系，可以假定《切韵》时代有的方言群母出现的范围较广，一、二、四等也有群母。

我们知道，闽语方言（包括浙江省南部和广东省闽语系统的方言）有些匣母字读塞音，现在就从闽语“寒、汗、猴、厚、悬、咬”等字说起。这些字在十一种闽语方言的读音如表一（见338页），表中附列“後、狗、犬、骹”四字，是用来比较的。

表里头有几个字的音韵地位和用法要说明一下。

“寒”在闽语口语是天气冷或冻的意思。

“悬”在闽语口语是高的意思，泉州方言韵书《彙音妙悟》^②关韵求母阳平就写作“高”，注云“高低”。这是用同义字代本字。同韵同母阳去有“县”字，注云“府县”。

“骹”在闽语口语是脚（有时候也包括腿）的意思。《广韵》平声肴韵：骹，“胫骨近足细处”，口交切。《彙音妙悟》嘉韵气母阴平列有“足”字，注云“手足”，又列有“脚”字，都是用同义字代本字。

“咬”字《切三》、王仁昫《切韵》和《广韵》都作“𪔐”，只有上声巧韵“五巧反（切）”一音。《集韵》“𪔐”字五巧切，亦作“咬”，又见于“下巧切”下。“咬”字“五巧切”和“下巧切”两音古代有方言之别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一51页（《丛书集成》影印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）“狗𪔐”条云：^③

𪔐，又作“𪔐”，同五狡反，中国音也；又下狡反，江南音也。《说文》“𪔐，齧也。”

又卷十八819页“狗𪔐”条云：^④

𪔐，又作“𪔐”，同五狡反，关中音也。《说文》：“𪔐，齧骨也。”《广雅》“𪔐，齧也。”江南曰𪔐，下狡反。

“五狡反”音同“五巧切”，“下狡反”音同“下巧切”。玄应书“中国”与“关中”互见，可见当时北方通行疑母一读。现在“咬”字北京读[⁵⁵iaʊ⁴]（次浊上声读上声，疑母开口二等读齐齿呼），苏州读[⁵⁵ɲæ²]（浊音上声今读阳去，疑母读[⁵⁵ɲ]），广州读[⁵⁵ɲau¹]，中山石岐读[⁵⁵ɲau¹]，都

① 分等根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《方言调查字表》，四等只包括齐、萧、添、先、青等十八韵，与传统等韵略有出入。请参看李荣《切韵音系》（1956年科学出版社新一版）150—151页，群母限于“子、丑、寅”三类韵母，一、二、四等无群母。

② 黄谦编，有嘉庆五年（公元1800年）序。例言云：“是编欲便末学，故悉用泉音。”又云：“有音有字者固不惮搜罗，即有音无字者，亦以土音俗解增入，为末学计也。”全书依五十字母（韵母），十五音（声母），八音（声调）排列。

③ 又卷二十三1077页“𪔐”条云：“五狡反，中国音也，下吴狡反，江南音也。”“下吴狡反”当作“又下狡反”。日本古典保存会1932年影印旧抄本（卷二十三39页下）与弘教书院缩刷藏排印高丽本（卷二十三92页上）均不误。破砂藏本（第四六一册28页下）作“又下吴狡反”，衍一“吴”字。

④ 又卷二十一959页“或𪔐”条大致相同。

表 一

	寒胡安切	汗侯吁切	猴戶鉤切①	厚胡口切	後胡口切
浙江平阳蛮话		gaɿ²	ɛgaɿ		
浙江泰顺蛮话	ɛkʰæɿ	kʰæɿ²	ɛkauɿ		
福建福州	ɛkaŋɿ	kaŋɿ²	ɛkauɿ	kauɿ²	auɿ²
福建泉州	ɛkũãɿ	kũãɿ²	ɛkauɿ	ˊkauɿ	ˊauɿ
福建厦门	ɛkũãɿ	kũãɿ²	ɛkauɿ	kauɿ²	auɿ²
福建漳州	ɛkũãɿ	kũãɿ²	ɛkauɿ	kauɿ²	auɿ²
福建漳平永福	ɛkũãɿ	hanɿ²	ɛkauɿ	kauɿ²	auɿ²
广东潮州	ɛkũãɿ	kũãɿ²	ɛkauɿ	ˊkauɿ	ˊauɿ
广东潮阳	ɛkũãɿ	kũãɿ²	ɛkauɿ	ˊkauɿ	ˊauɿ
广东揭阳	ɛkũãɿ	kũãɿ²	ɛkauɿ	ˊkauɿ	ˊauɿ
广东海口	ɛkuaɿ	ɛkuaɿ	ɛkauɿ	kauɿ²	auɿ²

	狗古厚切②	犬苦该切③	悬胡涓切④	咬下巧切	骹口交切⑤
浙江平阳蛮话	—	ˊk'aiɿ	ɛgaiɿ	gəɿ²	ɛk'əɿ
浙江泰顺蛮话	—	ˊk'ẽɿ	ɛkẽɿ	kaɿ²	ɛk'aɿ
福建福州	—	ˊk'einɿ	ɛkeinɿ	kaɿ²	ɛk'aɿ
福建泉州	ˊkauɿ	—	ɛkũĩɿ	ˊkaɿ	ɛk'aɿ
福建厦门	ˊkauɿ	—	ɛkũãĩɿ	kaɿ²	ɛk'aɿ
福建漳州	ˊkauɿ	—	ɛkuarɿ	kaɿ²	ɛk'aɿ
福建漳平永福	ˊkauɿ	—	ɛkũĩɿ	ˊkaɿ	ɛk'aɿ
广东潮州	ˊkauɿ	—	ɛkũĩɿ	ˊkaɿ	ɛk'aɿ
广东潮阳	ˊkauɿ	—	ɛkũãĩɿ	ˊkaɿ	ɛk'aɿ
广东揭阳	ˊkauɿ	—	ɛkũĩɿ	ˊkaɿ	ɛk'aɿ
广东海口	ˊkauɿ	—	ɛkuaiɿ, ɛkəiɿ	kaɿ²	ɛxaɿ

① 福建省方言，客话区十四点(邵武、光泽、泰宁、建宁、将乐、顺昌、三明县、长汀、宁化、清流、连城、武平、上杭、永定)和崇安、南平市两点“猴”字读[h]母或[x]母，其他地区“猴”字都读[k]母。见潘茂鼎等《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》图五，《中国语文》1963年第6期，487页。

②③ 福建省方言，闽东区十六点(福州、长乐、福清、平潭、永泰、闽清、连江、罗源、古田、宁德、屏南、福安、周宁、寿宁、霞浦、福鼎)和尤溪“狗”说“犬”，其他地区“狗”都说“狗”。见注①引文图十一，490页。

④ 福建省方言，客话区十四点和南平市、浦城“高”说“高”，崇安、松溪、政和、建阳、建瓯五点说“乔”，其他地区都说“悬”。见注①引文图十九，494页。

⑤ 福建省大部分方言“脚”(有时候包括腿)都叫“骹”，只有南平和西南部宁化、清流、长汀、连城、武平、上杭、永定等八点“脚”(有时候包括腿)叫“脚”。见注①引文图十，490页。

和“五狻反(五巧切)”符合。玄应说“咬”字江南读“下狻反(下巧切)”匣母,这个音在现代方言里的分布,要和闽语地区有些匣母字读塞音的现象联系起来看,才能明白。

表头注的是《广韵》的反切,只有“咬”字注《集韵》“下巧切”。

表里只列口语音。平阳蛮话、泰顺蛮话、福州三处“狗”说“犬”,所以只列“犬”字音而不列“狗”字音。泉州等七处“狗”说“狗”,所以只列“狗”字音而不列“犬”字音。

表上的字依韵母分为四组,两组之间用粗竖线隔开。“寒、汗”两字一组,“猴、厚、後、狗”四字一组,“犬、悬”两字一组,“咬、骹”两字一组,每组的字各地古今韵母分别相同,表示各组的字在韵母演变上相同。漳平永福为闽南话中具有较多客家话特点的方言,“汗”字不分文白,都读[hən²],和“寒”字文言音[_çhan¹]声韵相同。

在声调演变上,有两点需要说明的。平阳蛮话、泰顺蛮话、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漳平永福六处“咬”字和“厚、後”等浊音上声字读阳去。海口古去声字今音有读阴平的,如“犬”[_ç'dua¹]、“去”[_çhu¹]、“汗”字也读阴平。

在《切韵》系统里,“猴、厚”和“後”同声母(“厚、後”同音),而表一所列方言“猴、厚”今读塞音声母,“後”今读零声母,充分反映古音声母有别。因此,我们根据现代的读音,假定上述方言“寒、汗、猴、厚、咬、悬”六字声母的古音和《切韵》系统不同,是群母[g]而不是匣母[ɣ]。(北京“寒”[_çxan¹],“汗”[xan²],“猴”[_çxou¹],“後、厚”[xou²],“悬”[_çβyan¹];广州“寒”[_çhən¹],“汗”[hən²],“猴”[_çhəu¹],“厚”[^çhəu¹],“後”[həu²],“悬”[_çyn¹]:都从古匣母来。)闽语古全浊声母今读不带音声母(或零声母),古次浊声母今读带音声母(或零声母)。如古群母泉州、厦门读[k],“舅”泉州[^çku¹],厦门[ku²]。(闽南话今[g]母来自古疑母,如“牛”泉州[_çgu¹],厦门[_çgu¹])“寒、汗、猴、厚、悬、咬”六字,福州等九处都读[k]声母。(漳平永福“汗”读[h]声母。)浙江平阳蛮话和泰顺蛮话都属于闽语类型,但是平阳蛮话同部位有三套塞音([p p' b; t t' d; k k' g]),古並、定、群等全浊声母今读带音声母,所以表一平阳蛮话“咬”字等今读[g]声母。泰顺蛮话在今声母带音不带音上与其他闽语相同,所以“咬”字等今读[k]声母。(海口“骹”字读[x]声母,海口[x]声母相当于其他闽语的[k']声母。)

《切韵》系统群母限于三等,一、二、四等无群母。我们根据表一各方言的对应关系,假定这些方言“寒、汗、猴、厚、咬、悬”等字是从古群母来的。

浙江、江苏两省和徽州方言也有和闽语类似的现象。上述六个例字中,“厚”字读塞音也见于吴语。现在把常州等六处“厚”字和“狗”字对比列成表二。

表 二

	江苏常州	江苏无锡	浙江义乌	浙江温岭	浙江温州	浙江平阳
厚	gei ²	'gei ¹	'gəu ¹	çdʒiʒ ¹	'gaʊ ¹	'gau ¹
狗	'kei ¹	'kei ¹	'kəu ¹	'tɕiʒ ¹	'kaʊ ¹	'kau ¹

这六处“厚、狗”二字声母只有清浊之别,充分表示“厚”字由群母来。常州、温岭两点需要略加说明。常州全浊上声今读阳去。温岭全浊上声今读阳平或阳去。温岭侯韵逢见系声母读[iʒ]韵,“厚”和“狗”声母读舌面前音,情况和“旧”[dʒiu²]、“救”[tɕiu¹]相同。

现在再举些例字来讨论,次第是“环、衔、擗、陞、擗、怀、鲛”。

环——“环”字《广韵》平声删韵户关切,是匣母字,北京读[_çxuan¹],广州读[_çuan¹],都

符合语音演变规律。在江苏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四省市，有许多方言“环”字读塞音声母，反映“环”字古代在某些地区读群母。

江苏省和上海市七十四点方言“环”字声母读法，可以分成[x k' g h]四类。^①

清擦音[x]分布于江苏省北部和西部，共十六点：赣榆、丰县、沛县、徐州、邳县、新沂、新海连市、灌云、睢宁、宿迁、泗阳、泗洪、盱眙、六合、江浦、南京。^② 浊音[h]只有江苏省西南角高淳一个点。这十七点“环”字从匣母来。其余五十七点“环”字都读塞音，吴语地区读浊塞音[g]，非吴语地区读送气清塞音[k']，都从群母来。

浊塞音[g]分布于上海全市十二点：上海市、上海县、崇明、浦东、宝山、嘉定、川沙、南汇、青浦、松江、金山、奉贤；和江苏省南部十五点：丹阳、金坛、溧阳、常州、宜兴、江阴、靖江、无锡、常熟、苏州、吴江、昆山、太仓、海门、启东。

送气清塞音[k']主要分布于江苏省中部地区，共三十点：沭阳、滨海、涟水、阜宁、射阳、淮阴、淮安、建湖、盐城、大丰、洪泽、宝应、高邮、兴化、东台、仪征、扬州、江都、泰州、泰兴、海安、如皋、如东、南通市、南通县、扬中、镇江、江宁、句容、溧水。

“环”字在江苏省和上海市一般读阳平调，上海市和浦东古全浊平、上、去今全读阳去，丹阳古全浊平声今话音读阴去。

浙江方言“环”字读塞音的如杭州[çguõ˥˥]，嘉兴[çguɛ˥˥]，湖州[çguɛ˥˥]，绍兴[çguã˥˥]。

福建方言“环”字读塞音的如福州[çk'uan˥˥]，泉州[çk'uan˥˥]，厦门[çk'uan˥˥]，漳州[çk'uan˥˥]，漳平永福[çk'uan˥˥]。

衔——“衔”字《广韵》平声衔韵户监切。“衔”字北京读[çβian˥˥]，广州读[çham˥˥]，符合匣母字一般的读法。“衔着香烟(叼着烟卷儿)、燕子衔泥”的“衔”字(也写作“啣”)绍兴说[çgã˥˥]，义乌说[çgɔ˥˥]，温岭说[çgiɛ˥˥]，温州说[çga˥˥]，平阳说[çgɔ˥˥]，福建漳平永福说[çkam˥˥]，广东潮州说[çkã˥˥]。绍兴等五处读[g]母阳平固然表示来自群母，漳平、平阳读[k]母阳平也反映出来自群母。

擗——“擗”字是甩 shuǎi、扔 rēng 的意思，江苏泰州等十二处读音见表三。这是口语用字，各地写法不大一致，安徽、江苏有些地区写成“擗”，浙江有些地区写成“甩”，现在

表 三

	擗甩,扔	隄倚,靠
江 苏 泰 州	çk'uẽ˥˥	k'ɛ˥˥
江 苏 如 皋	çk'uẽ˥˥	k'ɛ˥˥
上 海	guɛ˥˥	gɛ˥˥
江 苏 苏 州	guɛ˥˥	gɛ˥˥
浙 江 嘉 兴	guɛ˥˥	gɛ˥˥
浙 江 绍 兴	guã˥˥	gɔ˥˥
浙 江 义 乌	gua˥˥	ge˥˥
浙 江 金 华	gua˥˥	gai˥˥
浙 江 温 岭	guɛ˥˥	gie˥˥
浙 江 温 州	ga˥˥	ge˥˥
浙 江 平 阳	gɔ˥˥	ge˥˥
安 徽 黟 县	kua˥˥	kuau˥˥
安 徽 休 宁 东 洲		kuə˥˥

① 据《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》第九图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60年第一版。

② 上注引书第一版沭阳、丹阳两点也列入[x]声母类。现在把沭阳列入[k']类，丹阳列入[g]类。沭阳“环”口语读[k']声母如“铁环”；读书音才读[x]声母，如“环节”。丹阳“环”口语读[g]声母，如“环子”(耳环)；读书音才读[x]声母。

根据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^①和《儒林外史》^②写作“擗”。例如《水浒传》二十五回 37 页上（中华书局影印贯华堂本）云：

把那妇人头望西门庆脸上擗将来。

又如《西游记》七十三回 835 页云：

这大圣情知是毒，将茶鍾手举起来，望道士劈脸一擗。

又如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 31 页云：

邻居见他不信，劈手把鸡夺了，擗在地下，一把拉了回来。

这“擗”字和《说文》“习也”的“擗”、《广韵》“擗带”的“擗”字都没有关系。^③“甩”字字形也不能在来历上有所启示。从语音对应关系看，这字相当于“惯”字的浊音声母字，就是山摄二等群母去声字。吴语方言读音无须解释。苏北泰州、如皋一带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和浊音声母去声字今口语读阴平，声母逢塞音时送气。如泰州“地”[c^htʰiɿ]，“旧”[c^htʰiəuɿ]；如皋“地”[c^htʰiɿ]，“旧”[c^htʰiəuɿ]。所以这两处“擗”读[k^h]声母平声和古群母去声符合。广州也用“擗”字，音[kuan¹]，用于“擗倒（跌倒）”、“擗死你（蹉死你）”等处，用法和吴语有相同之处。但是广州今读阴去，和“惯”字同音，来自见母，和上述方言来自群母不同。

隍——“隍”字是倚、靠的意思，江苏泰州等十三处读音见表三。这是口语用字，在吴语地区有写成“戡”的，其他地区没有通行写法。现在根据《方言》、《广雅》、《玉篇》、《集韵》等写作“隍”。吴语[g]母阳去的音来自蟹摄一等开口群母，相当于“盖、概”的浊音声母字。《集韵》去声代韵：“隍，巨代切，《博雅》隍也。”吴语的音正和“巨代切”符合。黟县[kuaɯɿ²]的音也来自“巨代切”，古全浊去声今读阳去；比较“盖、剑、会（会计）”[kuaɯɿ¹]，古清音去声今读阴去。休宁[kuoɿ²]也来自巨代切，比较“概、漑、盖、剑、会（会计）”[kuoɿ¹]。泰州、如皋的[k^hɛɿ²]表面上看也来自“巨代切”，因为那一带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往往都读不带音送气声母。其实不然，泰州、如皋古全浊去声今读送气声母时声调总是阴平，不是去声。这两个地方古全浊上声和浊音去声口语用字今音一般都读阴平。[k^hɛɿ²]是口语用字，送气声母去声，大概是从清音声母去声来的，而不是从古全浊声母去声（“巨代切”）来的。“隍”字又见于《集韵》代韵口漑切小韵，注解也是“《博雅》隍也”。泰州、如皋的音正和“口漑切”一音符合。

《广雅》卷四《释诂》3 页上云：“倚於綺，…隍巨代，…立也。”^④又卷五《释言》5 页上云：“隍恐代，隍於靡也。”“於綺反”和“於靡反”同音，“倚”和“隍”是一个字。《集韵》收录《博雅音》的两个音，把注解统一了。“隍”字群母一音始见于顾野王《玉篇》。《原本玉篇》卷二十二 41 页下云：^⑤

隍，渠鎧，牛哀二反。司马相如《[哀秦二世]赋》“临曲江之隍州”，《汉书音义》曰：“隍，长也。”《方言》：“隍企立也。…”…又曰：“隍，倚也。”…

- ① 《西游记》用作家出版社排印本(1954年)。卷首《关于本书的作者》云：“吴承恩字汝忠，号射阳山人，明淮安府山阳县（今江苏省淮安县）人，约生于公元一五〇〇年（弘治十三年、庚申），卒于一五八二年（万历十年）左右。”
- ② 《儒林外史》用作家出版社排印本(1954年)。卷首 5 页《关于本书的作者》云：“吴敬梓，安徽全椒人，字敏轩，又字文木，生于公元一七〇一年（清康熙四十年），死于公元一七五四年（清乾隆十九年）。”
- ③ 《说文解字》十二上 6 页上（四部丛刊本）：“擗，习也，从手贯声。《春秋传》曰，‘擗淡鬼神’。”徐鉉古患切。案四部丛刊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卷二十五 224 页上作“贯淡鬼神”，同上本《经典释文》卷十九 284 页下亦作“贯淡，古患反，习也。”“贯”和“擗”都是“惯”字。《广韵》去声谏韵：“擗，擗带”，古患切。
- ④ 明钱塘胡文焕刻《格致丛书》本。小注为曹宪音。下同。
- ⑤ 此据《古逸丛书》本。泽存堂本《大广益会玉篇》卷二十二 21 页上：“隍，巨慨切，又五哀切，梯也，企立也，不能行也。”

“渠鑑反”音同“巨代反”。顾野王《玉篇》和曹宪《博雅音》大概都依据自己的方言，系统和《切韵》不同，一等有群母字。顾野王(公元519年—581年)吴郡吴人，^①《玉篇》成书在公元543年(《上呈玉篇启》署[梁武帝]大同九年三月)。《原本玉篇》日部第九十三“曹，似劳反”，^②食部第一百十三“餗，似故反”，^③都用邪母字做从母字的反切上字，和《颜氏家训·音辞篇》所说“南人以钱为涎，…以贱为羨”^④相同。曹宪扬州江都人，《博雅音》避杨广讳，成于隋代。^⑤《玉篇》与《博雅音》一等有群母，与《切韵》系统不合。王仁昫《切韵》、《唐写本唐韵残卷》和《广韵》的代韵都没有群母字。《集韵》才依据《广雅》，收录“隍，巨代反”的音。^⑥我们现在就方言语音对应关系，讨论古群母出现的范围。“隍，渠鑑反”一音出于《切韵》以前的吴人著作，与今天吴语密切符合，这是十分珍贵的证据。

搁——“搁”字本作“𨮒”，《广韵》入声铎韵古落切。“𨮒”北京音[$c_k\gamma$]，广州音[kok_1]，都和古落切的音符合。船搁浅的“搁”苏州音[$go^?_1$]，温岭音[$go^?_1$]，温州音[go_1]。比较“各”字苏州音[$ko^?_1$]，温岭音[$ko^?_1$]，温州音[ko_1]，可见苏州、温岭、温州搁浅的“搁”从古群母来。

怀——“怀”字《广韵》平声皆韵户乖切，“怀”北京读[c_xuai_1]，广州读[c_xuai_1]，符合匣母字一般的读法。“怀里”的“怀”绍兴读[c_gua_1]，义乌读[c_gua_1]，温岭读[c_gua_1]，温州读[c_ga_1]，平阳读[c_ga_1]。五处的读音都符合群母字的读法。

鲠——《广韵》上声梗韵：“鲠，刺在喉，”古杏切。北京“鲠”音[$c_k\eta_1$]，广州音[$c_k\eta_1$]，都和古杏切的音符合。鱼刺等物卡住咽喉，温岭、温州都说“鲠牢”，“鲠”温岭音[$c_g\alpha_1$] (全浊上声读阳平)，温州音[$c_gi\epsilon_1$]。温岭、温州[g]母读法都从古群母来。温州“鲠”也说[$c_ki\epsilon_1$]，和读书音(见母)相同。(义乌“鲠住”的“鲠”音[$c_k\epsilon_1$]，是见母字。)

总起来说，古代有些方言，群母分布范围较广，除三等外，也见于一、二、四等。本文用为例证的十三个字，在《切韵》系统里的“等”和声母如表四。就“等”说，一、二等各六个字，四等一个字。就声母说，匣母字最多，有八个，其余五个，三个是见母(“𨮒”依广州音列见母)，一个是溪母(“隍”依泰州、如皋音列溪母)，一个是疑母。

(下转 355 页)

表 四

	一 等	二 等	四 等
见	𨮒	𨮒 鲠	
溪	隍		
疑		𨮒	
匣	寒 汗 猴 厚	环 衔 怀	悬

① 百衲本《陈书》卷三十 5—7 页：“顾野王字希冯，吴郡吴人也。…[太建]十三年卒，时年六十三。”

② 《广韵》“曹”字昨劳切；《大广益会玉篇》日部第九十二“曹”字昨劳切。

③ 《广韵》“餗”字昨误切，又在各切；《大广益会玉篇》食部第一百十二“餗”字在各、族故二切。

④ 《广韵》平声仙韵：钱，昨仙切；涎，夕连切；又去声线韵：贱，才钱切，羨，似面切。“钱”和“贱”是从母字，“涎”和“羨”是邪母字。

⑤ 百衲本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九上 5 页上：“曹宪，扬州江都人也，仕隋为秘书学士，宪又训注张揖所撰《博雅》(百衲本《新唐书》卷一九八 3—4 页作《广雅》)，分为十卷，煬帝令藏于秘阁。”曹宪注《广雅》时曾考参《玉篇》。《广雅》卷三《释诂》2 页上“𨮒…熟也”，曹宪于“熟”下音“孰”，並云：“宪案，《说文解字》从乳羸，即孰字也，与孰谁之孰无异。唯顾野王《玉篇》孰字加火，未知所出。”

⑥ 《集韵·韵例》云：“今所撰集，务从该广。”

jeʃip k'et'iʃi (直译:“支出超过收入”)表达。现在分别用汉语借词 guŋsixejiŋ, ludʒɛndyj, bɛxaguŋsi, tʃ'iʒi。实践证明,在这种情况下,吸收汉语词要比用本族语言翻译或创造更为合适;对语言的使用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,使用起来更为省力,更为经济。群众在语言实践中最乐于接受和选择最简炼的语言表达形式。

三.汉语借词丰富了维吾尔语的语音系统。解放以前,汉语借词数量毕竟还不算多,因此尚难影响维吾尔语的语音系统,借词的读音都适应原有的语音特点。借词中许多汉语特有的语音合并到原有的语音中,改读为近似的音。随着汉语借词的不断增加,借词语音服从本族语音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,这就是说,吸收汉语语音以适应词汇发展的需要。维吾尔语没有复合元音,汉语借词中的复合元音在读音时都变为单元音。在汉语借词的长期影响下,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改变,目前可以看到,有些复合元音已经在借词中出现了,如带 i u y 介音的结构,在干部和部分城市居民的话里,读音基本上和汉语一样或相似。dʒuŋxa → dʒuŋxua “中华”、t'ɛn'ɛnmin → t'iɛn'ɛnmin “天安门”、ʃyjɛn → ʃyɛjuɛn “学院”、lɛn → liɛn “连”等。正是因为客观上已经有了借词语音逐渐接近汉语读音的趋势,同时也为了更进一步地准确地读和使用汉语借词,近年来,维吾尔书面标准语在汉语借词的正字法问题上,采取了必要的措施,以便尽可能地使借词的写法接近汉语读音。现在新维吾尔文正在大力推广,这又给丰富语音和发展词汇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。

以上是我们对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的初步探讨。汉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不仅限于词汇方面,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影响(如句法)。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些影响,在语言实践和理论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(上接 342 页)

古群母有一、二、四等的地区,如上文所说,有江苏、上海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广东等省市,在地理上是相连的。(台湾省的汉语方言多数属于闽南话系统,上文虽然没有引证,也应包括在内。)在江苏、福建两省,“环”字和“猴”字读塞音和擦音的交界线可能分别接近于两省古群母有一、二、四等地区的边缘。在浙江、广东和安徽,详细分布地区有待于调查。现在把本文用为例证的十三个字的分布地区列成表五。表上用闽语包括福建、广东和浙江的闽语方言。苏南、苏北大致分别相当于吴语与非吴语。“浙江”与“上海、苏南”两栏也许可以合并为“吴语”,现在姑且分开。

表 五

	寒 汗 猴 咬 悬	厚	环	衔	贯	隍	搨	怀 鳃
闽 语	+	+	+	+				
浙 江		+	+	+	+	+	+	+
上海、苏南		+	+		+	+	+	
苏 北			+		+			
安 徽					+	+		